

日 • 長澤規矩也編

● 和刻本類書集成

書言故事大全
君臣故事
日記故事大全
金壁故事
勸懲故事

3

上海古籍出版社

書言故事大全 君臣故事 日記故事大全
金鑒故事 勸懲故事

(和刻本類書集成第三輯)

日·長澤規矩也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29.25 插頁4頁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1200

ISBN 7-5325-0793-9

Z·91 定價: 24.70 元

出版說明

彙集在這部《和刻本類書集成》中的，是一批中國古代類書的日本翻刻本。

類書，是從前人的著作中摘取天文地理、史事軼聞、典章制度、名言警句、藻辭儷語等等，分類排比而成的古籍。是一定時代、一定範圍知識的彙集。舊時，類書可供撰文講學、博聞多知、應試酬對，以及查考常識以供日用等等，用途甚廣。類書在今天除了仍有可供查找各類資料的功用以外，還藉以瞭解學術流變、挖掘系統材料、校勘輯錄古籍等新的功用。

類書源遠流長，據不完全統計，現存三百餘種。《四庫全書》錄入六十五種，論其種數，祇佔整部《四庫》百分之二還弱；而其篇幅，却佔整部《四庫》的百分之十，在影印本《文淵閣四庫全書》一千五百冊中，竟佔了近一百五十冊。《四庫》中篇幅最大的書如《冊府元龜》、《佩文韻府》等，都是類書。類書的類型有綜合、政事、博物、姓氏、辭藻典故、稗編、常識等多種。日本著名學者長澤規矩也先生編選的這部《和刻本類書集成》，主要錄入辭藻典故型的類書，如《書言故事大全》、《故事雕龍》、《羣書拾唾》、《雅俗故事》、《卓氏藻林》、《唐詩金粉》、《詞林合璧》等等，或記載故事出典、用例，或羅列辭藻熟語，在今天仍然是閱讀研究古籍和吟詩作文的實用工具書。其中《分類合璧圖像句解君臣故事》、《日記故事大全》、《勸懲故事》等等，圖文并茂，還有很强的可讀性。

長澤先生搜羅在這裏的六輯廿一種類書，僅四種已被收入《四庫全書》，其餘或存目，或未錄，或不及錄。其中有不少書，在中國已罕見傳本。這些和刻本，大多刊於相當中國明清的時代，所據底

本，元明清刻本均有。中如《事林廣記》，係日本元祿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九）翻刻元泰定二年刻本，與現存元至順刻本卷次、內容多有不同。今元泰定刻本已佚，此和刻本成為《事林廣記》版刻系統中的重要本子。

現據汲古書院影印本予以重印，原分六輯，每輯若干種，今不變。長澤先生所撰序及解題，係由趙昌平先生譯，特此說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一月

和刻本類書集成序

所謂「類書」，是指將原文加以分類另行編排的書籍。因而，如果非常籠統地來看，與今天我國稱之為「事典」者相似，然而兩者決不相同。因為，「事典」一詞，並非自古就有的語詞，它之成為常用語，是昭和以來之事。

在《四庫》分類中，有些書雖採取字書、韻書的形式，然而因為是通俗性的，就著錄於這種類書中，譬如《韻府羣玉》者即是。檢核類書中各書的內容，比起事典性質的東西來，羅列故事熟語，注明出典之類更多，所以，也可以成為專攻國語國文者的參考資料。因此，籌劃影印了這類和刻本。

有些類書雖有和刻本，然而如《太平御覽》那樣，未曾加訓點（日本人在漢文旁所加標示日語讀音、語法的符號——譯者按）者，依例不錄。又如《圓機活法》，因在今天很少有實用價值也省略。又如《事文類聚》，因冊數太多，也未敢錄入初集。今後，將根據讀者要求的多少來決定刊錄與否。有關這一點，請致函汲古書院聯繫。

最後，有關拙架未藏的數部，感謝內閣文庫當局諸位惠予底本使用的便利。

長澤規矩也 昭和五十一年九月

和刻本類書集成 第三輯 解題

長澤規矩也

本輯收輯記載故事出典、用例的類書。所謂「故事」，雖是從前之事，然而由此而形成某種意味的語詞，當其使用於文中時，因為非常簡略地就能完成所需要的表現，所以自古以來，在中國和日本都在使用。宋元之間，《蒙求》一書廣泛地被使用，而我國由室町時代至江戶時代，不但是《蒙求》，其續書，甚或明代俗用的，由明人編纂的有關故事熟語解說的漢籍，也流行起來；這種情況，在江戶時代尤甚，既作為作文的參考書，又作為理解古典時的必讀書而流通。因此不僅僅作為漢文古典的讀解資料，而且在領會國文（指日文——譯者按）古典的意味上，也成為今日學界所必須的工具，因此本輯輯錄了這一類書籍。

（京本音釋注解）書言故事大全 十二卷 舊題宋·胡繼宗編 明·陳玩直解 李廷機校 正保三年（一六四六）九月刊伊吹權兵衛後印本 大十二冊

本書由《人君》、《聖壽》、《父母》始，至《鐘》、《燈火》、《拾遺》為止，分為二百五十二類，以十二地支為序，編為十二集，每集一卷，每一標題下都舉其出典，從注解引文直至加以詳細說明。各類中的順序為大體（指本末大體——譯者按）、人事、技術、身體、慶弔、毀譽、官仕、職官、時令、地理、學問、動物、飲食、文房、衣服、器物、樂器，然而排列不一定很精嚴。

卷頭的編著者名如標記，然而從原編者為宋廬陵胡氏一事起，有關編修方面的疑問甚多。如據起首的萬曆十七

年（一五八九）吳懷保序所記，胡氏從經傳中收集故實，分門別類而著為《書言故事》，明代的名公加以標題，附以音釋。其次，有天順八年（一四六四）陳玩直序，謂宋末廬陵胡繼宗之《書言故事》便於初學，然而因斷章取義，流傳既久，產生文字誤脫，清江宋應祥（刊本訓點誤作宋代的應祥）為作釋文，京兆劉氏加以標題，陳氏彙集之，又搜求諸家之注，置於本文之下，使之易見，易讀。再下面，萬曆十七年程涓之序謂：童子時，從鄉里先生處受教《書言故事》，費時一年，本書為廬陵胡繼宗編，安成陳玩直為之解，而後當吳伯仁獲其善本而刻布之際，自己為之作序。目錄之末，有萬曆十九年閩建書林鄭子傑（雲竹）的刊語。

本書是這類故事集中，於江戶時代流行最廣的一種，明末還多次出版。比如我，也藏有五部。此五部無論哪一部，與此本都未必一致。最近似的是有萬曆十七年程涓序與同年吳懷保跋，而無陳玩直序的十二卷本。這些序跋的內容同和刻本大略相同，而就字樣看，似較和刻本的底本為後出，本文的字樣，近似於胡文煥的《格致叢書》，故不應考慮為萬曆十七年刊本。每卷頭上的卷頭繪稍粗，原文各類下無注。每卷卷首的編者名與此本第二卷起同，刻於第二行。

明刊十卷本兩版。有「萬曆丙申（二四年）歲仲夏月龍田繡梓」蓮牌木記的一種，改陳玩直序年次為「萬曆丙申歲南呂月吉旦」，「安成」刻作「安城」。另一種，目錄、卷頭繪、本文的行款或構圖均與前者同，無刊刻記，而在封面內頁上有「余雲波梓」的文字。想來大約前一種較後一種為早刻吧。又卷頭書名的角書：劉龍田刊本為「新鐫清諒訓解標類」，而余雲波刊本「清」字刻作「正」。這類十卷本的編次為：收此十二卷本的卷一、卷二為卷一，再至此本卷三的《鬼神類》為卷二，再至此本的卷五末為卷三，再至此本卷七的《豪奢類》止為卷四，再至此本的卷七末止為卷五，此本的卷八為卷六，由此本的卷九起至卷十二止為卷七至卷十。目錄、本文誤脫均很多，但沒有整個分類缺漏的。由這一點也可認為和刻本為佳，而明末的十卷本，是據此十二卷本編成的。

八卷本的一本，也是劉龍田出版，同劉氏其他出版本中也有的類例一樣，在卷末刻有「皇明萬曆新歲 劉龍田精梓行」木記，有後面刊錄的《日記故事》之校者張瑞圖的序和封面內頁的刊語，刊語記道，因有數十種坊間刻本遞相沿襲的訛謬，而賴張太史重新校訂，題為《新鐫類解官樣書言故事》，記為「廬陵胡繼宗編」、「溫陵張瑞圖校」，其內容比

起和刻本來也是各項遠遠為少，想來為陳玩直加筆前的形態。奇數卷首的卷首畫也像明代的版畫。其分卷第一至第四卷末與十卷本同；卷五至和刻本卷八的《聘召類》為止，其中和刻本的《任子類》，無論目錄還是本文，都作《襲陰類》，而其中的四個標目則同；卷六至和刻本卷十之首的《天文類》；卷七至和刻本卷十一的《字學類》；以下為卷八。八卷本的另一個本子，每卷頭上有半頁的卷首畫，其畫也似明版，祇是序跋全無，封面有刊語，謂賴徐先生分門析類，校正增補。從而題作《新鈔增補萬錦書言故事大全》，以下有「臨川饒正卿集正 金谿徐心魯精錄」兩行；兩行上面，書有「豫章」。而其內容，卷一立《皇后》、《官品》、《人事》三門，卷二立《人道》、《人品》門，卷三立《仕進》、《禽獸》門，卷四立《德器》、《庸劣》、《麗人》門，卷五立《天文》、《地輿》、《歲時》、《宮室》、《花木》門，卷六立《交際》、《器用》、《衣服》門，卷七立《文學》、《法教》、《珍寶》、《飲食》門，卷八立《身體》、《吉事》、《兇事》、《雜劇》各門。各卷下依目錄分類，內容不直接標目，自成其與其他各本全異的體式。

現在雖僅能見其一斑，不過大致上可以說，本書在明代中葉，作為宋代胡繼宗之所編而流傳着。並在此時，出現了陳玩直、李廷機、李廷機、徐子魯的分門改排本，由萬曆至明末，是頗為流行的書籍吧；而所謂張瑞圖校本，也許並非是傳達出較為原始形態的本子吧。

此書和刻本的傳本，較之其他四種故事集遠遠為多。林甚右衛門印本當然也是後印本，然而較之這次的底本伊吹權兵衛印本，應當還是早印本，流傳也最多。田中文丙印本及無書肆名印本是更後印的。又，明治十八年還出版過柏木常雄刪補本，半紙五冊。

（分類合璧圖像句解）君臣故事三卷版心（立庵）訓點 寬文十二年（一六七二）跋京都上田甚兵衛刊
延寶二年（一六七四）九月印本 大三冊

每冊分別自立，但是大標題僅第一冊卷首有，各卷卷首不標卷次，而版心有卷次。分卷上為《君道》、《臣事》，卷

中為《臣事》、《儒術》、《人倫》，卷下為《人倫》、《官制》、《人事》門。各類中以四字句標題，各題下記出典。本文有注。

據舊刊本，此書是儒者立庵加以訓點的。因目錄之末有鐘形「惟善書堂」、圓形「四明楊氏」、鼎形「伯肇」的木記，其淵源或為元刊本。因卷末跋文之末與刊行者名字之間的「延寶二年」的刊記顯為加刻，可以設想沒有這一行的初印本之存在，然因此種刊本未曾經見，也許延寶二年刊本就是好的版本了。標明「元祿二年九月吉日 菱屋吉兵衛開版」的改刻本亦有流傳，為內閣文庫所藏。

（新鐫類解官樣）日記故事大全七卷 明·張瑞圖校 寬文九年（一六六九）正月中尾市郎兵衛覆明萬曆中劉龍田刊本 大七冊

《日記故事》傳來的明刊本甚多，僅次於《書言故事》，我即藏有明陳振崑刊本、明末楊玉琳刊本與明末刊刻的另一本子（版心上有「六刻日記故事」字）。後者是與此本除初卷《二十四孝》外，任何卷次全不相同的本子。就是《二十四孝》，也僅此本注釋詳盡。

此本為明萬曆刊繡像本之精細覆刻本。分卷一為《廿四孝》，卷二為《生知》、《學知》、《感勵》、《孝行》，卷三為《孝感》、《孝念》、《友悌》、《隆師》，卷四為《交誼》、《睦族》、《齊家》、《遠色》，卷五為《闢邪》、《清介》、《高邁》、《儉約》、《仁恩》，卷六為《德報》、《寬厚》、《廉潔》、《善政》、《異政》、《忠諫》，卷七為《忠梗》、《臣道》、《子道》、《女道》、《婦道》、《妻道》各類。每個故事冠以四字句為題，各故事開頭標出王朝名，本文有注，除卷一仿元刊本之格式，為上圖下文的形式外，卷二至卷七均在各卷首頁一半處加卷首畫與插畫。

明陳振崑重刊本，首卷題有「新刊二十四孝故事卷之首」，為上圖下文的閩刊形式。卷上題作「重刊日記故事」，次行題「南京御史山泉慎蒙發刊」，第三行題「書林（剝去三字）重梓」。上卷分為《生知》、《學知》、《親愛》、《應物》，下

卷十九項分為《儉樸》至《忠君》各類。與此本有所出入。其他二本也與此本不一致。因為此本題下時或有「新增」二字，其非原刊本甚明，然而作為傳本殆是最完備的了。雖說楊玉琳刊本卷首有作為編輯者標出的朱鼎臣，但也並非原作者。

天保四年（一八三三）八月，出版過鎌田禎（環齋）校半紙三冊本，有後印本，又於明治十三年四月再版，明治十六年十二月還出版過上總繁的增補評注本。

張瑞圖，行事未詳。

（新鈔鄭翰林類校注釋）金壁故事五卷 明·鄭以偉編 覆明萬曆中集義堂黃直齋刊本 大五冊

本書隨着故事熟語集的盛行而編纂，不分類，標題為七字句，而本文先舉出朝代等等，則有如《日記故事》，其注釋之詳，與和刻本《書言故事》相近。卷首及每卷之首有卷首畫，封面內頁有刊語，無底本中的題跋，未有原蓮牌木記。和刻本流傳至今的不多，亦未見有明刊本。

有關編者，也無法從其他記載中查證。

（全一道人）勸懲故事八卷 明·汪廷訥編 寬文九年（一六六九）六月中尾市郎兵衛刊本 大八冊

卷首為自序，無跋，亦無刊行序跋，分卷一為《孝》、《不孝》，卷二為《弟》、《不弟》，卷三為《忠》、《不忠》，卷四為《信》、《不信》，卷五為《禮》、《不禮》，卷六為《義》、《不義》，卷七為《廉》、《不廉》，卷八為《耻》、《不耻》。題為四字句，以下注出典，各題末附以銘文，每卷首題以「孝」、「弟」……等字，接下去是二頁大繡像，各卷本文從後葉開始，刊

刻十分精緻，想必為同年春覆刻《日記故事》的中尾，獲得一明刊本直接覆刻而成。與前者（指《金壁故事》譯者按）同樣不甚流佈，未見後印本。

汪廷訥，字昌期，一字無知，號「全一道人」，又號「坐隱先生」，安徽休寧縣人，官至鹽運副使，左遷為寧波府同知。在南京，與名士文人談藝飲酒，又作戲曲而自行刊布，以《環翠堂樂府》知名。其所著《人鏡陽秋》亦為人知，其插圖有與本書相似處。

和刻本類書集成第三輯目次

出版說明	一—二
和刻本類書集成序	一—二
解題	一—六
書言故事大全	三—二〇一
君臣故事	二〇五—二四一
日記故事大全	二四五—三二三
金壁故事	三二七—三九二
勸懲故事	三九五—四五〇
和刻本類書集成(第三輯)字蹟不清處一覽表	四五—四五二

書言故事大全

書言故事

世所稱淵鉅之學，詎不貴於博綜弘
覽哉！然古今之事，浩滿汪洋，不有
以紀載，必考索而無徵，不有以類
聚，則渙散而無統，其所資於儒先
彙纂之書，非淺鮮也。故宋廬陵
胡先生搜獵經傳，採摘故實，分門別
類，著為一書，名曰《書言故事》，其間為
天文、人事之際，地理、時令之紀，彙倫
典章之道，卜祝、五史之流，禮樂、刑政之
具，宮室、老幼之類，山林、川澤之屬，
昆蟲、草木之物，靡不畢載，信義林之

中海而學圃之梯航也。夫宋王鉅匠
固錄內類，而中人承學，必以述成，則斯
集也，豈徒闕靡乎哉！信可為操觚
之一助耳。又幸我

國朝，名公重加標題，兼以音釋，俾後
學一披閱，間端借易，永疑義不滯。

書言故事 序

所憾，屬經翻刻，種訛舛，余不敏，迺
於遊藝之暇，特取校讎，命工備梓，
歷徒廣惠同志，亦以克夫魯魚之
承，之是謬焉耳。

萬曆拾柒年春月，之吉，新安休
邑南山後學吳懷保撰并書



書言故事

宋之季廬陵胡繼宗先生極博學之君子也編集此書號曰書言故事靡類不載靡物不備靡事不周靡書不引所謂汗牛充棟者也誠爲初學之便得以廣其見聞惜乎斷章取義况歷年之久而字訛闕然非涉獵者對此書如夜行之無燭幾於廢墜良可歎哉於是清江宋應祥先生間爲之釋文京兆劉先生間標之爲題余皆集之徧加搜扶諸家之註悉置之本句之下

使人就之則易見讀之不難曉至如音義訓釋考諸玉篇廣韻而不謬訂正其文卽據釋文及所引諸書而無疑正欲備其辭而文之於著述之間則成繁亂而厭視矣但逐節姑完全體以致脈絡貫通而

今而後學者不須師授而自明矣

於是乎書

貴

天順八年冬十二月吉旦

安成陳玩直識

序

畢

書言故事

以不佞而觀于古初朴未盡雕變
未盡備亡論訓故軼事即點畫形
聲之文尚憤如也乃田父野老間
街婦孺之流言出而文行之且遠
何以說焉豈其由聞見而識哉母
亦其發諸性靈者素也及中古而
述家所由興六朝以還務為組織
雕績而風斯靡遲速工于應制多
寡較于徵事至科于傳學宏辭而
其用益以迫矣故述家者流貴用
乏而表貳負之疑流洛水之蹟賤

用之而若白僕白樸之擬役使而
樸衣之矣始余童子時就傳京師
從鄉先生受書言故事日課數十
條先大人時時呼置客席耳提焉
踰歲而畢事尋棄去迄今且三十
年每臆之而若新也其書彙以廬
陵胡繼宗解以安成陳玩直于述
家最晚出而採取最簡覈記事視
徐堅之初學而靡排語類聚倣歐
陽詢之藝文而黜繁蕪摘要若陰
氏之羣玉而罔冗雜彬彬乎一家
言哉即不足腹聞而侈見而牖耳